

四庫全書

集部

稍見精神當歛束不宜發散一切寂然方有歸宿龍溪
曰自信何如余曰此去尚遠龍溪嘿然十一日邀余觀
都城勝槩薄午自麒麟門入觀音寺坐定龍溪問曰寂
得下否吾人說靜終不歸靜有多少不妥貼處於是鯉
湖因問慎獨之旨龍溪曰獨知甚微雖至微却是大命
脉縱是口說得是事幹得好誠與不誠終逃此間微處
不得畢竟分曉曉皆能自覺費力與不費力一毫瞞
他不得聖學舍此別無可下手處矣鯉湖曰但令善意

必行惡意必改接續去如何龍溪曰如此却是大不慎
矣古人所言慎者正指微處不放過說正是汚染不上
正是常穀得不欺皆如好好色惡惡臭始得若善惡二
念交起此是做主不得縱去得已非全勝之道矣十二
日龍溪入城了部事余與鯉湖遊靈谷寺由松徑入五
里許至殿前觀吳偉畫廊及後寶誌塔後有八功德水
午後龍溪始來同登無梁殿校射墀中日暮宿月泉方
丈十三日遊禪堂諸禪請作浴次第浴罷登禪牀皆熟

睡睡覺諸禪作齋供訖移宿退居是夜龍溪再問余曰
自信如何余曰欲根種種未斷耳龍溪曰今人為學只
不緊要故皆難成須於咽喉下刀方是能了性命而今
只為有護持在余曰試論余如何龍溪曰汝以學問湊
泊知見縱是十分真切脫不得湊泊耳且留余久居余
曰聞河北漸凍既追東廓荆川不及吾當停舟途次復
來相聚十四日早飯罷別龍溪龍溪咲曰勿至前途改
念余應曰欲改念亦非一言可能束縛遂相顧大咲上

馬去是夜宿龍潭驛十五日由龍潭驛買小舟破浪下
儀真為故人留二日十七日抵揚州二十日移家入城
二十三日追徐波石戚南山至金山不遇一宿而返未
幾南山書來邀余往會十一月初十日舟到儀真為大
風所阻林東城書來期歲暮入安豐余報諾之十七日
與盛範卿盧天啟聯騎趨全椒午飯減家店中日將暮
抵六合宿東嶽廟十八日午飯盤城店中兩日天氣寒
三人面皆梨色又不攜酒殺日蔬食三次不為倦晚宿

東葛城驛十九日午飯界首王欽家午後抵全椒吊南山縣令李白洋率士友來訪晚宿南山家塾南山自訴學不得力且曰近得荆川提拔一番稍有憤發處意將啟余余未有所呈二十日訪縣令及士友畢南山邀入南譙書院書院舊為尼菴巡鹽察院改置去縣東二里許余至適聚樂堂新成於是諸友數十人咸來會各泛酌論半日別去二十一日早同南山過南京暮抵江浦縣白馬寺寺中有白沙陳先生手書碑當時與莊定山諸

公相會處南山曰前龍溪荆川皆常宿此夜與南山論及斷欲處南山大省發喜曰今日白馬殊不虛行二十二日大霧渡江上下四顧不辨天水色若遊混沌與南山同歌海漫漫詩午至江東驛飯後入報恩寺西方丈遣人促龍溪薄暮龍溪攜酒榖至喜曰念蒼棄家為何事來余答曰為病人不能行故求樂耳自是皆聯卧二十三日早龍溪入部余與南山觀殿外畫廊有二僧說諸相出處詳悉大抵皆苦行得道事已而同登寶塔至

九層上是日大風塔牕中不能開目余乃閉牕瞑坐久之從四牕各開半戶盤辟竊觀終不能盡有頃風稍定余出塔牕扶欄楯周圍視之北指石城南控雨花東望鍾陵西臨天塹而塔僧復次第細細區別於是頗盡金陵全勢因與南山靜坐論六朝興敗事撫時感激日昃南山為田西舉邀語先下余留坐塔中久之始去午後南塘方丈候龍溪至昏夜不至二十四日食後余與南山閒行入徐府菴出寺由春牛廠三官廟入高座寺午

飯罷觀方丈中荆川所留詩復從寺後登雨花臺指顧
山川迴旋盤鬱徘徊久之下臺入天界寺新庵中熟臥
禪榻龍溪使人來促返報恩是夜範卿問善與人同龍
溪曰今且未論及此且看子路喜聞過處是何心今人
未辨善是何物善惡皆隨人轉此處不明縱說進退皆
無着落矣二十五日與南山閒立庭中南山曰人心不
可有係着汝平生為風水所困今正當割絕之如昨日
指顧間得無多事否此學問所以甚難願勉之勉之余

謝過不已早飯罷與南山同過大教場習射畢入神樂觀午飯罷觀天地壇薄暮始返龍溪復來同宿陸壽卿方丈二十六日早投報單入孝陵余素服行謁陵禮飯夏太監宅中夏乃鄉人飯罷其姪云尚有懿文皇太子陵由孝陵門左折東下行叩頭禮出遇屈奉御引余達觀陵外規制并指吳王孫權所墓處為之悲悼今昔令人輕世薄暮始返觀中同年張橫沙歐橫溪來訪南山龍溪皆以王遵巖至江東先往會約余隨來余辭

二客日暮不得去心頗怏怏二十七日由洪武門入訪南衙諸老及相知至則多入部會章介菴談吐多感激午飯歐橫溪處薄暮遵巖使人邀赴報恩會至則湛甘泉來顧且邀次日飯別後遵巖來自江東與遵巖語至半夜遵巖云念頭斷去不得止是一任他過便要如何斬除恐更多事此吾小歇脚法也龍溪引之出戶外細論余不得聞已而論及詩文龍溪曰荆川近搵得下縱彼終日執筆總是輕念菴縱終年不作總是重余初不

肯服已而自察果然二十八日早起方欲與遵巖語適
城中諸相知絡繹來訪余亟盥畢出待客遂不及別遵
巖與曾擴齋同入城再謁甘泉翁因述數年在山荒落
處翁未有答出謁費鍾石至則聞石塘來訪別去飯歐
石江處飲罷訪北衙諸相知過雞鳴山欲登覽以甘泉
翁處促飲不及登日將暮至甘泉翁處則龍溪擴齋與
吳茗溪皆先在席中因陳欲根難斷處翁云自有知來
欲即相染歲復一歲已成深痼而今無有頓去法亦須

漸次歲減一歲耳已而論及安南事因出治權論見示
夜宿龍溪家臥論欲根處余呈自家身分不濟事只能
毅得戒欲不能毅得忘欲龍溪曰千古作聖不成只爭
這些子且曰凡財貨自外求原是外物故尚易為力色
心與性命同來所以甚難此處尤不得放過耳二十九
日飯罷鍾石翁邀同鄉會餞余再三辭之已而來顧復
力辭得免遂謁唐有懷翁語次每慮荆川過高不近人
情處余應曰在令郎不可有在今世不可無然令郎然

用功終當消去無過慮語罷余解衣冠獨乘馬由洪武門外阡陌中欲避謝人事投普照寺龍溪南山不之知也余乃遣人物色南山余獨臥禪榻上既覺值僧齋粥熟就僧乞食午後南山始與盛盧二子及殷虛白來移宿方丈中有頃橫沙攜酒榎相勞至暮別去是夜南山謂余曰汝心中尚多閒牽係即如學射精神優裕間一習之未為不可吾觀汝面多陰氣正宜調養休息若見寬閒處便思學射不惟減去精力亦非息心之道縱令

箭箭入紅心亦有何益吾願汝心中光淨無一毫留戀
方是吾輩倚靠處也余欲拜謝相持竟不得拜三十日
盛殷二子先別歸余與南山及盧子同遊牛首自鳳臺
門出西臯使人邀至萬歲寺午飯飯罷同步至祝禧寺
晚觀楞伽經十二月初一日早僧一庵設齋供畢西臯
別去三人跨馬逶迤循山而行有頃抵牛首至峻級處
始下馬古杉喬松蕭森屏列循街而上至住持方丈中
熟睡睡覺飯畢從方丈左折登塔殿殿後依石壁左角

有小徑緣石而上從石穴中出上有小石塔石四旁方
平僅容人行名為捨身崖余與南山次第登之盧子股
栗不敢上坐少頃復從石穴下由殿外左折登憑虛閣
又折而上入文殊洞出洞憑簷廊入夕陽倒射廊中天
光下臨遠近嵐烟映罩林木遠水橫帶暮鳥紛歸大奇
景也出廊西右折橫過山腰有僧結茅菴獨坐與之語
亦稍知自謀者宛復而西觀辟支洞洞甚小且傾仄下
至禪堂時已昏黑則聞龍溪至矣遂出相迎龍溪乃與

吳茗溪陳紀南趙尚莘同來飯罷同至禪堂登榻分坐
已而三人皆分宿各方丈余與南山龍溪連卧禪榻上
因論告子義襲之旨龍溪曰學問識得真性方是集義
不然皆落義襲矣余因請曰兄觀弟識性否龍溪曰全
未因與南山嘆曰如此則吾輩已非集義終日作何勾
當可不省哉因各惕然自懼初二日早起與諸公就禪
堂前右室中閉門觀塔影塔從門孔中入倒懸向下無
間陰晴皆得見之已而轉方丈中飯適楊水田吳前峯

陳五山朱拙齋張東澣張甘節相繼至飯罷諸公各乘
輿登眺而余與盧子從石徑上山頂觀佛眼水水在石
孔中甚清潔深數尺許而是石背有鉛鐵光盧子恐怖
不敢近視余盤踞坐其上俯而下視崖石千仞少頃登
絕頂坐盤石上龍溪亦至北望鍾陵煙雲冪冪其下獨
露山頂若螺髻然周迴四顧廣漠無際龍溪笑曰可謂
下視八荒矣方欲長歌而諸公使人邀下就席遂至方
丈諸公置酒為餞飲罷諸公皆別去惟龍溪獨留余乘

肩輿過獻花宮而龍溪南山先入祖堂余與盧子觀諸
宮洞登芙蓉閣反視牛首山樓閣秀麗若畫凭欄久之
宮僧邀宿以龍溪使人相促復由山左轉入祖堂至則
二兄以迷道山下適至寺寺僧海天延入方丈設齋供
畢同入禪堂觀諸僧煉魔皆數日夜始一休因感悟自
己悠悠處歸宿禪榻夜半請問善與人同之旨龍溪曰
善與人同是聖凡皆是平等如今纔說作聖便覺與人
異若看聖人愚夫愚婦稍有不同即非聖人之學矣且

曰天性原自平滿今汝縱是十分回頭用力俱湊泊作
平滿作平滿便是不平滿矣此皆機心不息所以至此
余嘿領受初三日早飯罷同觀懶融洞洞中一石書佛
字乃四祖點化懶融處余三四人依石而坐適有道人
唱道詞皆警世語令人心思冷然出洞觀無梁殿乃海
天所創歸方丈復設齋供罷各跨馬過嶺復入獻花崑
二公登陟余止茅庵中已而同下至禪堂中各占一席
披禪衣熟睡睡覺由翠濤軒玩竹又從寺左右蹬下至

方丈中茶畢各上馬去是日恐天雨不復入祝禱寺遂由紅石山經馴象門而西趨華嚴寺至則天復晴朗是夜南山問龍溪曰兄善識病幸直指看龍溪曰汝能心不除南山即跪再拜謝曰領教領教已而問及余龍溪曰在念菴自謂畢力從事學問矣自吾觀之終是為性命心不切於日間或看山或臨水只是悠悠的所以精神尚爾散漫若是為性命切底人他終日只有這事更有何事可以奪得凡人精神只有一處用那得許多閒

勾當當初有人嫌傳習錄中持志如心痛一段太執着
陽明先生曰且勿如此論放此藥在有用得時耳余聞
此嘿然痛自省久之龍溪目余曰此時念菴更有何事
撓得否更須湊泊否初四龍溪早別余三人飯罷由江
東門外普惠寺中陸行入水西門訪西舉午飯罷遊西
園初五日早飯罷別西舉觀朝天宮西偏有卞將軍墓
前為祠由祠前去靈應觀午飯畢登觀後臺瞰烏龍
潭望清涼山以天將雨不及登遂出清涼門四人共乘

小艇而北觀石頭城有頂天微雨共持一蓋自蔽衣幸
不甚濡將暮抵靜海寺遣人促龍溪與橫沙別遂宿對
山方丈初六日大風雪橫沙凌晨攜酒榘出餞西臯先
別去午後龍溪始來同飲餞將暮橫沙別入城余四人
同遊方丈前小圃列坐於洞中時風雨交至悠然有塵
外之樂初七日雪龍溪至餞於方丈別院飯罷令余大
書菊坡警語并余途中詩為別初八日雪霽余四人同
乘舟遊觀音山午後始達遂登岸憑觀音閣望江流瀾

瀰時天正寒汀洲蕭疎帆檣寥閱因步至觀音門望獅
子山積雪日沉西登燕子磯絕頂將暮宿道院中與龍
溪談及儒與老佛之辨龍溪曰用儒書解二氏不識二
氏用二氏解儒書尤不是此各有機竅所謂毫釐千里
自混不得已而究竟學術歸宿處龍溪隱而不發余再
三詰之龍溪曰此事難以口說須是自悟余曰如今只
有無欲一着不敢不勉舍此恐更無着力處龍溪曰無
欲上着力乃千古聖學宗旨只得從此立說從此用功

真是不懈應有別悟汝此去與荆川切磋當有辨別時也余念此行既非泛遊乃竟含疑而返畢竟何益因請曰所貴朋友當規過勸善不得欺隱吾三人當直指病痛庶有省發龍溪誠是因論余曰汝學不脫知見虛知見有何益看來總未逼真若逼真來輪刀上陣措手不軌直意直心人人皆得見之那得有許多遮瞞計較來若一向如此決不能有成遇有事來決行不去從前錯過好日月須從此發憤勿至墮落可也南山龍溪令余

言渠病各有呈似互相省發因倦就寢至中夜南山熟
睡龍溪覺余問曰如何是真為性命龍溪曰揀得性命
是為性命余曰如何龍溪曰如今為性命不真總是揀
世界不下如今說着為善不是真善却是要好心腸皆
隨人口脛總是打毀譽得失一闕不破若是真打破之
人被惡人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便是
真為性命能真為性命時時刻刻只有這裡着到何暇
陪奉他人如此方是造化把柄在我橫斜曲直好醜高

低無往不可如今只是依阿世界非是自由自在因嘆
曰今世所謂得失不知指何為得失所謂毀譽不知他
毀譽箇甚麼便說打破已是可嘆矣余因此有省曰此
一句吾領得原來日用工夫皆是假作龍溪喜曰如此
不是不知痛癢矣初九日早飯罷各拜別南山曰吾有
一言贈作路費余曰如何南山曰舟中正好靜坐百事
不問養得精神完後百發百中矣余領謝之南山龍溪
送余至磯下登小舟戀戀不能舍去是日江風尚微薄

暮抵儀真夜宿見齋客舍初十日飯暮中江處夜半發
舟十一日早大雪至揚州乘雪去訪吳疎山十二日移
家入船欲入泰州為風雪阻十五日同王淶湖赴東城
之約舟次上方與一川李子及揚州諸士友相聚夜宿
大洋方丈十七日暮抵泰州東城邀宿公館東城曰吾
往日在京不覺有病近日知病只是知識不除有機心
在問余何如余曰欲根不斷耳東城曰若論欲吾亦不
斷但知世味縱要亦不來所以尚輕在只是悠悠底可

慮也十八日早州守朱存齋朱雙橋輩率諸士友咸來聚論盡夜酌餞而罷十九日因巽峰林公至余先入安豐二十日至安豐場見王心齋心齋時以病不能出就榻傍語余述近時悔恨處且求教益心齋不答但論立大本處以為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病痛自將消融且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天地育萬物把柄不知此縱說真不過一節之善耳二十一日再見因論正己物正

處曰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己未盡善己若
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己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
百了此之謂天下善此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修
己安百姓而天下平得此道者孔子而已余於此言頗
有深省見得精神更不須向外時時刻刻只有自了一
着於吾人最緊切二十二日雙橋巽峰東城皆來余謂
東城曰余兩日聞心齋公言雖未能盡領至正己物正
處却令人灑然有鼓舞處是暮黎樂溪率如舉士友皆

來坐室中至不能容二十三日聚論盡日至夜咸欲別去心齋相留因論仁之於父子一段極為闡發且曰瞽瞍未化舜是一樣命瞽瞍既化舜是一樣命可見性能易命夜二鼓欲別心齋復執余手不釋因作大成學歌見贈其畧曰十年之前君病時扶危相見為相知十年之後我亦病君期枉顧亦如斯始終感應如一日與人為善誰同之我將大成學印正隨言隨悟隨時躋只此心中便是聖說此與人便是師掌握乾坤大主宰包羅

天地真良知自古英雄誰能此開闢以來惟仲尼仲尼
之後惟孟子孟子之後又誰知我說道心中和原來箇
箇都中和我說道心中正箇箇人心自中正常將中正
覺斯人便是當時大成聖是夜與雙橋樂溪及諸士友
別余與東城及秦州諸友發舟安豐二十四日即抵秦
州存齋復來追送別去余與東城及王叔居張濟化周
子貞陳子龍同舟至揚州二十五日別四子獨與東城
同訪吳疎山各述所聞因劇論學問病痛且求直語為

別疎山謂余曰念菴聰明凡聰明必不隱固深蓄東城
曰念菴常欲靜斂畢竟尚覺發露以言相感言語易盡
且說得死殺不能動人只是真意相蒸彼此兩益也已
而二人索余言以次遍及將別東城復謂余曰吾有一
言贈君斂束精神培養善類念菴責也各拜別去且曰
凡朋友相會不易得遇有語言感發處不妨直書示我
兼得切磋余歸舟因思朋友切磋直剖肝膽令人不容
逃閃倚藉此生知己可以指計感激歌曰父母生我身

師友成我仁我身如不仁形神俱非真聞歌乃易箠受
言永書紳誰知百年內二義無疎親二十六日龍溪以
書來別曰吾人包裹障重世情窠臼裡不易出頭以世
界論之是千百年習染以人身論之是半生倚靠見在
種種行持點檢只在世情上尋得一件極好事業來做
終是看人口眼若是超出世情漢子必須從渾沌裡立
定根基將一種好心腸徹底洗滌令乾淨枝葉愈枯靈
根愈固從此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方是大生方是生生

不息真種子今去此尚遠也且吾人學問須識真性獨往獨來使真性常顯始能不落陪奉自家時時得箇真實受用始不被世情所轉吾兄好處弟方取法不暇何消復贊揚然密觀所安還覺有許多費照管放不下處到底脫未得陪奉纏繞只此便是沒受用此中須有一種萬死一生真功夫非聰明知解所能支持湊泊也臨別終宵之話兄能不忘否荆川能曉了此義然亦還脫未得要好勾當二兄各有好處以善養活人處荆川却

不如兄正好交相為用所謂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也書旨痛切明白可謂袖珠相示不作謎語者余於二十八日發舟北去回思往跡既不可尋而藥石在心服膺懼失竊念自丙戌以來致力此學當時自負意氣謂聖域舉足可入每懷五嶽頗志四方十四年間茫無所成過惡蝟集更歷多變皮骨踈脆受此鞭策更不進步即恐日就淪逝終成狂謬為人忌諱誠大可憫因書所聞時得證驗并以貽鄉里同志亦望共求不負無若不

尚悠悠爾矣

夏遊記

余歸田之六年得石蓮洞於敝廬之北自是頓息山水之興如醉者遇芳醪無復羨慕誠不自知其何也又明年為戊申族之長者以譜事見委閉戶洞中三月垂成會友人王龍溪期會匡廬天池遂輟以往是時五月下旬暑氣初熾友人諷曰康節四不出遊聞乎予曰聞之然予非好遊也雖然不聞上官者避伏臘何居曰彼有

車馬廝隸之便曰應試請舉亦有車馬廝隸乎友人無
以應二十六日登舟至新市邀尹道輿以父命辭晚泊
玉峽徵君樓其下即徵君蕭雲丘故居蕭以布衣受知
當道王三原折節下之復往論學其事功可稱良有以
也二十七日至新淦訪同年吳雲泉饒湖田二十八日
泊白馬邀盧虛舟朱周卿二十九日宿河泊所盧朱皆
畏暑挾醫以行三十日午泊石頭口將取道建昌從者
皆顧望不肯行以汎彭蠡入南康為便返至南浦附商

舟六月朔拂曙將發醫自城來云龍溪昨暮南上矣遂乘艇沂流而南宿曲江初二日至豐城追及之同舟為錢緒山貢玄畧王濟甫因與虛舟笑曰事豈可逆睹哉方友人見尼余堅欲往不虞其遽止也子欲挾醫醫謝再三不虞其弗用也從者顧望衆頗怒之不虞返舟之遊會也醫將入城衆疑其逃不虞入城之有聞也諸君期於天池亦不虞過於劍江也自今視之孰為然孰為不然而又何足以動吾意哉是日南風盛作中夜宿樟

樹初三日龍溪將晤張浮峯大叅於臨予不得辭暮同
會慧力寺浮峯知予故態謝遣郡邑而後來初四日出
天王寺登舟盧朱別去宿清沂初五日至新淦同飲雲
泉湖田所初六日至玉峽邑令成井居以錢王同門邀
會後山寺初七日自玉峽趨石蓮酷暑中入石室毛骨
洒洒不禁偃伏懷濂閣下余以近歲所學相質且述逃
世之樂龍溪曰吾儒之學本以經世此心與物相為流
通人有弗善而不能委曲成就即於己心有碍故此心

與萬物析離不得見稍有偏便落無情此二氏見解吾
儒之所不道者因指洞石笑曰若與物無干只如此石
竒則竒矣何補於有無哉予詰曰酷暑得之何謂無補
龍溪笑曰終是受用不久矣辯析二日始覺其說本之
西銘西銘本之孔門之仁自孟子沒未有能究其用者
因之有省又明日緒山題石而出弔周七泉連榻而宿
各指所病莫不冷然初十同宿敞廬露坐月下友人
有問未發之中者爭論不一久之龍溪曰未發之中未易

言須知未發却是何物謂之未發言不容發也發於目
為視矣所以能視者不隨視而發發於耳為聽矣所以
能聽者不隨聽而發此乃萬古流行不息之根未可以
靜時論也衆始嘿然明日諸君別如安成二十五日會
於青原四方及同郡之士先後至者百六十人僧舍不
能容每日升堂諸君發明良知與意見之害退則各就
寢所商確俱夜分乃罷予嘗問龍溪曰凡去私欲須於
發根處破除始得私欲之起必有由來皆緣自己原有

貪好原有計算此處湯過一時潔淨不過潛伏且恐陰
為之培植矣緒山曰此件工夫零碎但依良知運用安
事破除龍溪曰不然此倒巢搜賊之法也勿謂盡無益
也七月二十三日解會龍溪與貢王二君先歸邀予同
擇龍虎山中為江浙會所予以先忌歸祀祀畢與周柳
渠王有訓發同江八月朔至新淦吳雲泉以弟之喪將
如杭歸櫬約同行初二日復遇龍溪市汶明日將至南
昌龍溪入城別浮峰余與貢王避處玉清宮靜鶴樓初

四日雲泉至入其舟初五日先發窰頭候龍溪午後以
王汝敬來遂發晚泊八角樓初六日午過趙家圍登舟
尾望彭蠡宿瑞虹初七日午至龍窟龍溪易舟漏下十
刻泊餘干上三十里初八日先龍溪舟發會於安仁邑
令黃兩山桂應溪與弟軌先後相見黃乃雲泉門人攀
留再三不可別去宿上流二十里初九日早食至鶯營
潭始知安仁下八里舟趨潭步沂溪入可盡龍虎山下
流之勝聞言已不可返凡時過而悔大抵此類也午間

黃令遣人相行至十里許遙見遠勢若青雲乘風旖旎不定之態問之輿人答曰此仙岩諸山也令人神爽飛動自是沿途流視如墻壁四立馬牛奔風者不可勝數約四十里過郭家渡輿人告勞暫休仙巖寺中食罷復出江上乘小艇沿洄觀之臨溪數山上偃下網如龍鐘老人偃僂附物而行又如蒼蚪夭矯孳空上騰溪轉開石岩穴錯出從行童子呼曰石上那得有懸棺乎余以為石勢類爾則又徧指爐灶罌餅門闥倉櫃謹叟詫訝

余亦眩惑斜倚艇中倒觀之復艤棹登坡睨望崖中器物皆實不謬土人以為飛仙故宅余見石山多外竅而中空豈避難者從中拾級據高臨險久而堙其穴入處耶同遊者或然或否會雷雨至風迫水游棹顛危甚促冒雨返寺中寺中壁板有張郎之書遒勁可愛是夜與龍溪共榻言別因請指余之短龍溪曰念菴每欲破除私欲但又似在破除上尋一道理拈一物放一物終非了手須更勉之已而龍溪令余有言余謂此番對兄尚

覺於人情上牽連不斷大抵過於厚善遂致防檢稍疎
此中澹泊得下即無染着耳明晨雨止欲登上岩寺輿
人給以徑滑不可遂循石麓穿雲行二十里至真人府
府臨溪溪南有山如九陽中四山盤旋勢不險迫風氣
秀敞前所見竒詭峭厲者在其下流形家咸以為善而
上清宮在其左五里許府中有裴道人年六十獨處西
院一室披褐色衣稿面而碧瞳見諸君入冷笑呵呵顧
其室敞席塵几蕭然無繫余與諸君分坐地上道人倚

樹斜立口嚙嚙多不曉了忽呼茶相款茶畢輒呵呵且
曰沒有甚麼便就是只等門者曰胡不向諸公言修養
乎道人感額大聲曰世人言修養多是向人乞討全沒
了自己有自己便好了也所言槩如此有頃自言曰夏
桂州也不久了則又怒日向空嚙嚙不休有頃拱手肅
行復呵呵曰世界儘寬正好遊一笑而別其神氣頗閑
靜蓋已知醒心者是時夏未被刑而云云者猶嵩山王
董故事也既出門者賀曰道人喜怒不常自來未有今

日恭敬余亦呵呵午後息上清宮精思院之虛軒晚遊
鶴歸亭亭為張虛靜煉丹處其庵猶存已而登昊天閣
真風寒陽二殿殿閣與府皆嘉靖丙戌敕建纔二紀梁
柱已蠹敗怪而問之侍者曰凡敕建必京師工作利在
數易故用速朽計耳余曰速朽可必乎曰木液而糝采
者腐築未堅而甃者侈墁而多震者圻速完者速朽矣
余顧諸君曰有是哉十一日貴溪邑令周君遣人修餽
周與龍溪鄉姻又余同年履所之弟雲泉避去不食予

不能拒與龍溪數酌而徹是日柳渠病瘧午後應溪至
晚同眺福地樓入碑亭觀松雪虞揭諸公手書宮中道
侶千餘人多以符籙取給四方凡方士挾術至者真人
必館穀之以羽翼其教此外無他竒也初青原議擇江
浙會地以龍虎為勝至是厭其喧劇十二日聞冲玄幽
阻同諸君往雨下如注入門深林複澗水聲瀲灩登愛
山樓蒼青四塞迥異人世心頗悅之遂題樓壁云嘉靖
戊申中秋山陰龍溪王畿宣城貢安國王汝舟新淦雲

泉吳達吉州念菴羅洪先王託洪都王緝安仁桂軌同
遊仙岩入龍虎山冒雨過冲玄觀登愛山樓憑闌四顧
萬木蕭森感年華之不留慨朋簪之難盍日者青原之
會緒山錢德洪晴川劉魁東廓鄒守益獅泉劉邦采諸
君子相期選勝名山論心晏歲偶逢茲境良副夙懷且
楚越道理適均而朱陸異同可合鵝湖地近再求續於
荒盟剡曲舟來水言歸於新好共勤遠志無負斯文吉
水周克以病留上清題罷雨止返宮十三日衝雨出山

薄暮至貴溪中途江午坡遣人持詩相招至舟次韻謝
之十四日龍溪酌別語未竟貴溪士友有物色者余與
柳渠汝敬有訓乘小艇先去艇中僅容八九人夜宿浮
石寺下不可展轉十五日暮至瑞虹始附商舟雨霽月
出湖光潏灩碎金滿目欲持盃賞之求酤不得飲水浩
歌而寐十六日過彭蠡是夜宿黃家渡十七日早過南
昌晚泊曲江月色如畫十八日午過樟樹易舟夜深至
新淦扣城遞雲泉家報十九日午至桐江柳渠與予分

歸有訓乘舟返泰和明年九月東廓諸君將赴約予以
外父大僕曾公十月歸寔擬畢事而行比東裝聞會解
又明年春壽東廓出會語一冊相示自卓峰瑤湖明水
覺山獅泉少初咸齋諸君至於遠近士友多所發明而
龍溪條析詳甚余既卒業東廓笑曰冲玄之壁龍蛇縱
橫而足跡不至諸君有舉火戲諸侯之謂子可無一言
以相報乎時應酬紛拏未有以應既歸反覆諸君之教
有不容於嘿嘿者蓋辱提撕之惠甚久固不敢徒聽受

而忘切磋也龍溪之言曰先師提掇良知乃虞廷所謂
道心之微一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人不昧此一念
靈明便是致知隨事隨物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格物
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蓋良知原是
無知而無不知原無一物方能類萬物之情或以良知
未盡妙義於良知上攬入無知意見便是異學或以良
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
便是俗學吾人今日致知工夫不得力第一意見為害

這意見是良知之賊卜度成悟明體宛然便認以為良知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即是良知之流行見即是良知之照察徹內徹外原無壅滯原無幫補所謂丹府一粒點缺成金若認意見以為實際不知本來靈覺生機封閉愈密不得出頭便是認賊作子此是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此八條之首亦自以為第一義者然質之陽明先生所言或未盡合先生嘗曰良知者天命之性心之本體自然昭明靈覺者也是謂良知即天性矣嘗

觀中庸言性所指在於不睹不聞蓋以君子之學惟於其所不睹不聞者而戒慎恐懼耳舍不睹不聞之外無所用其戒慎恐懼也夫不睹不聞可謂隱而未形微而未著矣然凡吾之發見於外者即此未形者之所為而未始有如是雖至隱也而實莫見乎隱凡吾之彰顯於外者即此未著者之所為而未始有如是雖至微也而實莫顯乎微君子可無戒慎恐懼哉由是言之謂良知之體至虛可也謂其體虛而形實亦可也今日良知是

虛格物是實豈所謂不睹不聞有所待而後實乎先生
又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
嘗不知也是以良知為至善矣嘗觀大學之言至善其
功在於能止蓋以吾心之體固有至善而有知之後得
止為難知而常止非夫良之能止其所而不獲其身不
見其人不失動靜之時者孰能與於此譬之遠歸者返
其故廬復其恆產自無蕩析離居之患徘徊逆旅之憂
雖誘以向日之馳騫彼且謹避而不顧矣不亦無所遷

而能定乎既能定矣則必垣墉之高崇扁鑰之深秘以
保有其聚積不亦無所動而能靜乎既能靜矣則必飲
食衍衍婦子嘻嘻以畢遂其天性之真樂不亦久於其
道而能安乎既能安矣然後交隣睦族布惠解紛明無
不照用無不周以盡其才力之所能及不泛應曲當而
能慮乎定靜安慮者至善也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者止
至善也能止而後至善盡為己有有諸己而後謂之有
得則明德之謂也是故先之以定靜安者物之所由以

格止之始也後之以慮者知之所以為至止之終也故
謂致知以求其止可也謂物則生之於定靜亦可也今
曰虛實相生天則乃見豈定靜反由慮而相生乎先生
又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大公之本體便自能感而
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又曰當知未發之中常人亦未
能皆有豈非以良知之發為未泯之善端未發之中當
因學而後致蓋必常定常靜然後可謂之中則凡致知
者亦必即其所未泯而益克其所未至然後可以為誠

意固未嘗以一端之善為聖人之極則也嘗觀大學之言致知亦有次第蓋以小人在閒居而為不善也夫孰得而指議乎為不善而至於無所不至也又烏可以曉譬乎及其見君子之時自有不免於厭然者既知所為雖不善而吾實不可有也必從而拚覆之又知善雖未嘗為而吾實不可無也必從而顯著之又知君子之不可誑恐其畢知吾之所為將拚與著者皆無益也而自慚之若是者何哉以其本然之誠素根於中故一念之

知暫形於外雖其斷喪之極亦有不可得而滅息者此君子所以謹其幽獨不敢以自欺也夫以小人之尤而其良知猶有存者若此而況於常人乎哉此先生所以喫緊為人耳提面命之也雖然小人之見君子亦一時之感觸云爾自其間居之為不善而至於無所不至彼誠於中者果安在哉故謂良知為端緒之發見可也未可即謂時時能為吾心之主宰也知此良知思以致之可也不容以言語解悟遂謂之為自得也其曰意見為

害良知之賊卜度成悟明體宛然便以為實際不知封
閉本來生機可謂切中今時之弊矣已而忽曰若信得
良知過時意即是良知之流行見即是良知之照察徹
內徹外原無壅滯原無幫補所謂丹府一粒點缺成金
又若恐人不知良知之妙當下具足而速之悟入者何
其諷未一而勸者百也昔者三千之徒皆得聖人為之
依歸而夫子者固又誨人不倦矣然猶曰吾未見剛者
未聞好學不知其人不可以語上是何難也今之學者

幾何為漆雕之知未信幾何為曾點之能進取幾何為子貢之穎悟而性道難聞幾何為仲弓之持養而渣滓未化幾何為參之聞一貫而即唯幾何為回之見卓爾而喟然歎者乎以利欲之盤固過之猶恐弗止矣而欲從其知之所發以為心體以血氣之浮揚斂之猶恐弗定也而欲任其意之所行以為工夫畏難苟安者取便於易從見小欲速者堅主於自信夫注念反觀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昭然不息之真既未盡亡先入之言

又有可據日滋日甚日移日遠將無有以存心為拘迫以改過為粘綴以取善為比擬以盡倫為矯飾者乎而其滅裂恣肆者又從而譎張箚鼓之使天下之人遂至於蕩然而無歸悍然而不顧則其陷溺之淺深吾不知於俗學何如也先生又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應之用未嘗以物為知之體也嘗觀大學言物與知自有先後蓋有吾身之所接者皆謂之物則天下國家是也而身為之本有其身斯有天下國家而本末形焉物之有則益

如此吾身之所為者皆謂之事則齊治平是也而自脩
為之始即其所脩推之為齊治平而始終具焉事之有
序蓋如此誠知天下國家本於吾身而自脩之不懈也
而天下國家之事皆自此而推之則知所先後而能知
本知本則知至矣夫處物之則本於吾身而知本之後
物始得所大學之道不既明辨矣乎其曰良知原是無
知而無不知原無一物方能類萬物之情語雖殊而意
相發也而緒山乃曰知無體以人情事物之感應為體

無人情事物之感應則無知矣將謂物有本末者亦有別解歟人情事物感應之於知猶色之於視聲之於聽也謂視不離色固有視於無形者是猶有未盡矣而曰色即為視之體無色則無視也可乎謂聽不離聲固有聽於無聲者是猶有未盡矣而曰聲即為聽之體無聲則無聽也可乎質之龍溪未發之說則知之為體蓋自有在固不必若是之牽合也或曰緒山所言其諸先生萬物一體之義矣乎曰先生拔本塞源之論益亦有為

言之也程子嘗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蓋以仁者之視其身也恆無以異於人之身而忘其情焉視聽言動雖出乎已實則未嘗有所與也其視夫人也亦無以異於己之身而同其情焉疾痛疴癢雖在乎人實則未始有所間也此其至虛之體私欲不留即前之所謂未發所謂天性所謂至善同出而異名焉耳求仁者存乎此也

用之而行禹稷之所以胼胝而未嘗加也舍之而藏顏子之所以閉戶而未嘗損也大學者學此者也故在齊

家則言好惡之不可少辟在治國則言藏身之不可不
恕在天下則言上下前後左右之所惡勿施蓋視其身
者即所以視乎家視其家者即所以視乎國視其國者
即所以視乎天下而天下國家之於身雖有遠近大小
之殊吾之所以處之者未嘗不一雖謂天下國家為一身
可也而豈必闔闔然日以奔逐阿徇乎外而後謂之兩
相成哉且立言有不易者不可以無慎如曰物莫非已
雖無訓釋至意盎然從而易曰已莫非物則窒碍而不

可訓矣。今夫手足之為一體，此感彼應，不言而喻者有。號於人曰：吾之手以足為體，吾之足以手為體，聞者有不以為異乎哉！一身之中，手足頭目，猶有尊卑扶傷持危急緩不爽，而謂吾與人物渾然無別，則執言之過也。大學首言新民矣，而厚薄之則未嘗不舉。儒墨老釋之辨，正在於此。若夫比昵為公，而泯親親之殺，掩飾為愛，而混尊賢之等，未冠言動之有違，謂為形跡之不校，辭受取舍之無節，而謂為有無之相通，斯又異端之所不。

屑憂世君子宜曲為之防矣而忍借之辭也哉近嘗因
郭平川有問答以書曰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
故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為證入井
怵惕蓋指乍見之時未動於納交要譽惡聲而言孩提
愛敬蓋指不學不慮自知自能而言平旦好惡蓋指日
夜所息恬之未至於反覆而言是三者以其皆有未發
者存故謂之良知朱子以為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
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即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

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
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也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
不以良知為足而以致知為功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
也將即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真乎無
亦不動於納交要譽惡聲之私乎其言養也將即好惡
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旦之氣乎無亦不怙於旦
晝所為矣乎其言達也將即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
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強矣乎終日之

間不動於私不牯於為不涉於思慮矯強以是為致知之功則意烏有不誠而亦何至如來教之云云也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已發謂離已發無所謂中也遂以見在之知為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謂離常感無所謂寂也遂以外交之物為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理欲混淆故多認欲以為理物我倒置故常牽己以逐物來教所謂平時不能專一翕聚縱一時有見安能嘗得炯

炯又况自私用智之心勝往往欺其所不可欺蓋已得之竊意陽明公之本旨或不若是相遠也夫食實而不溉其根飲流而不濬其源世以為亡本之譬今以一念之明為極則以一覺之頃為實際不亦過於鹵莽乎審如是則良知二字足矣何必贅之以致審如是凡怵惕者皆有火然泉達之勢矣何必贅之以克凡好惡者皆與人相近矣何必贅之以養凡天下之人自孩提以上者皆仁義之君子矣何必贅之以達此殊有所未解也龍

溪聞之亦或以為然否龍溪八條之末有云一切世情
淡得下此是吾人立定脚根第一義淡是吾心之本體
惟心體淡得下便無許多濃醞勞攘便自明白便能知
幾可以入德直入至無喜無怒無聲無臭只是淡到極
處此却與未發之說前後相應蓋真自不睹不聞中立
脚便一切世味染不上直從此路深入庶可以語淡矣
不肖悲覺迷之已遲知悅言之非助每危坐以嘿省遂
簡出而息遊顧弱質早喪良時易失雖襟期之暫阻幸

緒論有可紂疑問弗思恐乖師商論交之義輒緣述往
附以折衷遊始夏中標為篇目好者其必有貽也舉筆
三年撫心一嘅念菴子書於止所中

念菴文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念菴文集卷六

明 羅洪先 撰

雜著

訓儉別盛範卿

儀真盛範卿余故交也嘉靖庚寅始通謁至己亥再見相
信益篤遂與南遊全椒金陵返而余別北去範卿若不能
舍持其父儉菴像求言為識範卿亦思儉之為言也嗇在

中而弗移乎其外也人之儉於財也未嘗無飲食衣服之費然而僅僅求自保恒懼用之不及無以繼乎後也嗚呼何獨至於心而遺之範卿知謹身之畧矣儉言儉思儉視儉聽不忍役心於持形形勞而心逸多言不能動其虛彌文不能益其智長生不能奪其好盡倫不能伐其攻斯儉矣纘世德矣行始篤矣本末備矣余之交也非漫矣

別蕭子

余集先人已已遺橐有輓蕭處士詩不知蕭為誰氏欲

問其行事無從也庚子余以罪廢將離京師適吾邑燕山蕭望瑞上疏述民艱為當道所抑來訊歸期相對頃刻不得聞所疏何事亦不知為誰氏子壬寅夏望瑞復有意如京師詣余質前所疏余力止之問其家世出挽冊相示先人詩在焉始知謁先人詩者其兄望應處士其考選貴也望應督賦至京師謁先人後三十四年望瑞又上疏至京師與余相見其意侃侃與時不相下豈處士固有啓之者與先人棄余至今蓋已十年余奉遺

訓周旋不能有所光顯撫手澤而長悲有深懼矣禮稱孝者能敬親之支由是言之余與望瑞其皆有責爾乎

與邃夫弟靜海別言

吾家十世以來皆食貧無有奇產仕者十餘輩皆業儒無有他途先大夫食祿十有三年無有厚藏遺子孫吾與汝失怙恃十有三年兢兢自保無有妄取辱先世此汝所習聞與所共見者也吾不才不能委曲愛誨汝績先大夫之業使以疾廢學又不能守先世之教使以例

進力不足共稱貸以行寧負吾夙心而不欲拂汝之心者亦思隨器成就求補吾過焉耳今將別以三事告汝汝不相背即此舉亦是出就外傳之義吾雖稱貸比於鬻產資遣夫復何悔不然吾過日益將無面目見先大夫於地下矣汝勉之夫保身擇術而節用此三者至道也害身莫甚於色其次莫如酒色慾聖人之所豫戒故曰不邇聲色又曰戒之在色未有邇而能戒者人之百病起於精血妄施壽命短長嗣續盛衰皆係於此汝為先大夫

暮子吾與汝止二弱息每檢先世手澤懼守者不效顧
影子然輒自寒心汝素有疾必能知畏勿損勿伐不俟
盡言矣酒易令人沉溺其蕩情耗氣肆言失容為害不
減色慾吾歸田來歲嘗一醉皆由節令聚樂長者勸酬
不覺過度既醒而悔至以死誓于先大夫之前此吾舊
愆慎勿藉口自誤取敗况客處數千里外萬一疾作誰
汝顧者無是二者耳目聰明血氣調暢勞役不損寒暑
不侵丈夫事始可為矣先大夫常引書以訓曰父母惟

其疾之憂朱子申之曰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
自不容於不謹吾至今愧此數語飲食以節出入以時
步履安詳談論簡嘿此皆不容不謹處果能守此所謂
保身即非徒養血肉之軀其於擇術思過半矣自古百
工技藝以上未有無所業而遊食者士之擇術在於適
道適道必先師友為其漸染薰陶指引開發不至迷謬
乖戾得免罪惡也大學賢士所聚今幸上有松溪巾石
諸公為之師下有四方英俊為之友外有善山諸君子

為之保傅汝之所遭誠為不偶但志意不專即有言
不聞志意苟在則無往非教此顧所擇何如汝於諸師
保凡事當守其規矩不可違犯有疑即稟其命令不可
欺隱於諸友朋勿取昵於己者以為益也言多箴戒勸
勉能令吾有敬畏嚴憚之心皆成我者也勿指逆於己者
以為損也言多褻狎鄙薄能令吾有縱肆放弛之心即
賊我者也以此推之博聞強識可以資吾之見聞苦行
勵節可以堅吾之節操汝其事之若父兄浮華搖蕩者

敬而遠之勿與親比寧失之固無失之和一或少防被
之驅引如投陷阱更無出脫時矣可不畏哉友朋以道
義往來自無酒食徵逐之擾其諸日用大要以澹泊貶
損為主汝居家頗能節儉但恐至此隨俗改念耳節儉有
數益人當自食其力無功過享後必有灾先大夫暮年
非飯客不市肉或以魚蔬飯客未嘗不飽先大夫且爾
况吾輩哉知守分即他日處貧與賤可無異望可無怨
尤此一益也省浮費以均僮僕足其衣食令免饑寒元

亮有云此亦人子可善遇之恩結其心緩急得濟此二益也妄用者多妄取財者人之命也豈容以妄得之得之以妄彼必妄以相加吾身危矣授受之禮度不能報勿受其施如施過情不責吾報必有非情之望隱於其中慎勿貪之廉耻不喪始名為士此三益也同生天地即為同氣不忍之心乃吾生機然非財力有餘即惻隱不可全前在舟見汝以米濟溺者吾甚慶喜此心不忘去道何遠減一滋味於食無損全一性命利人不細此

四益也三事畢舉在身利身在家利家在天下利天下
是乃吾家好子弟例進豈能相浼反是在身害身在家
害家在天下害天下縱貴進大僚富兼巨室中人羞與
伍辱莫甚矣况其祖考父兄乎吾躬行不逮於家庭無
所感化徒勤齒頰於離別之際其責何逭詩曰我日斯
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先大夫固無失德
也爾勉之

刻鄉約引

有寇攘奸宄虞舜不能治華夏無牆屋薪木曾子不能
反武城古今人情未甚遠也井田并而守望廢更卒起
而兵農分法常變矣情不變法即變終不容泯民散無
紀或為之戍鼓或為之保甲變者名不變者法之餘意
鄉約又其近也蓋田而後祖述漸衆強半彌文然在吾
鄉有五善利禦寇故衆樂從世家力鈞故專橫絕聽命
於官故威難相假不攝訟故謗無由作事已而退各守
常業故人莫擅功卒之大慈消外侮拒矜棘之吁顧忌

而不敢逞殆又其近者歟正德己巳庚午之難並矣非
憲副泉南魯公隱智秘計莫與倡其始非前令玉巖周
公堅信力斷莫能保其終法曰能捍大患則祀之謂二
公者非耶仁人踵起相繼輔翼迄今垂五十年畫一是
守坐享成利法固不容泯者類如此乙巳庚申再罹
阻飢適者郡邑復多警訊爰集衆思攷故補亡莫能原
始蓋故老凋喪久矣移文盟主得之旁搜懲往詔來梓
傳以永俾勸毋壞不獨因利導之抑亦廣議法者之咨

詢也

紀事

泉南魯公名昂字光表為御史以才名官至福建按察副使坐罷家居能以計已土賊之亂賊本大姓諸佃其酋兄弟數人膂力凶悍嘗陰結死黨掠境外久之為主者所覺恐見除弑主而反自此白晝坐里門恣意屠磔持金帛乞哀乃得免正德己巳七月事也是時太倉王巖周公廣令吉水有惠政會南贛流賊破城郭順流下

將入境吉水故無垣壁市井竄潰周浚門拜留民皆感
戀來歸郡中自掾不暇無力他及遠近搖煽賊勢益張
公所居竹山湖去賊半里許動息輒聞心患之一日特
置酒設巨觥大鸞延其酋數人上坐款飲諸酋驚且喜
曰小人安得蒙此公詭詐曰吾與若相隣吾家故無有
若輩所知惟二女未嫁然資遣疏素不堪用也得容庇
何幸諸酋即應聲諾曰大人厚意若此更復何慮鷓子
豈食自窩雛耶公佯感激持巨觥起謝諸酋盡醉飽去

不復以公為意踰年事稍閒公乘嫺友召集幕如白沙
微服棹小艇詣縣扣縣門門者曰誰曰魯家遞書人門
者入報召至衙周見公自來屏左右訝問故公曰事亟
矣更不處吾鄉將無噍類公為奈何周曰計將安出公
曰賊無多皆挾大家諸佃壯聲勢易制爾乃出袖中小
票數十則已區分九團名數與某家某人堪為某團約
長及委任點集防禦諸法且曰不如此賊黨不散不賴
明府力主於上少假之權則約長畏禍孰敢出應即應

命勢亦不行周瞿然曰是何言公以身家代吾憂敢不盡力乃手印判各票復指案上燭自矢曰此後物議不以任者有如此光公別周衙前潛放艇白沙明日返舍四遣人密召各大姓山人授一票語之計即日九團各集諸佃自治嘗黨賊者多致死賊勢遂孤稍徙下區五里外於是諸士夫始出就議賊亦漸除今所傳鄉約公手筆也其後謗騰于朝謂公居鄉專制生殺臺諫將糾論之得周辨解乃已周尋擢御史以直諫謫再起歷

江西憲使終刑部左侍郎行業著顯公雖以壽終然竟短後鄉人至今憐之

別陳子為

博羅陳生子為不遠數千里來學於余會留匡廬未返旅食以待蓋旬有五日始相見於石蓮洞已而別友江上又旬日再見於默成之堂與之語不三四日而生以弱軀痛炎暑孱然不能久留於三二日之間無有以益子為以酬其數千里之勞雖有連化之術者亦莫之措

况於余之不肖者哉將行子為請所以別者則為之曰
人之強也以精力盛而其病也以精力衰聖賢必有高
於已而大有為於天下皆愛養乎此舍此固無復所謂
學也自夫世俗之卑矜以技能軋以名利以眩毀譽使
人疲精神竭智力強其所不可能而期其所難必敝敝
然取足於衆人耳目之間而忘其身之所在故有皓首
奔走而不知倦疾苦呻吟而不知休者彼非不欲倦與
休也為其事未睹其効其心固不能一日安也嗟乎鈞

是人也上之則配天地體萬物而次之則留偉績垂令名此其建立不大哉顧乃枯落鬱抑生為負版之悲而沒無腐草之耀不亦可哀也乎子為年已漸長而身復病其歸也歛視聽崇簡嘿溫習其舊聞而薄視夫浮艷以求精力之稍裕其亦少有以異於世俗矣乎余方謝客閉關游神於無極之先而脫跡於瑤埃之表聞子為之居去羅浮兩舍而近倘精力有餘尚欲攬竒勝於四百峯頭歌扶桑之章徘徊缺橋之上尋石翁之遺躅是

時子為其尚能相從否乎

攬鏡

閒時覽鑑鑑余之貌莫不變者昔皙而今黧昔肥而今瘠昔澤而今稿昔未髯而今髯已白蓋自頂踵無一不變獨余之寸心耿耿猶壯時耳嗚呼人生一世百年為期或壽或夭莫或知之奈何日遷而月化莫惜分陰之改移虛渥丹之華滋甘黃耆以衰頽懷初志之未遂忍日是之披離悄獨嘿以自况長悠悠而凝思

圃答

世每言稂莠荆棘害嘉種損美材故余在圃見即誅之
又從而根抵之蹊徑濯濯矣圃不加茂怪以問老圃老
圃曰嘻荒枝敗葉之未除也彼荒而敗者外強而燥能
耗滋液邪側傾壓衆以見迫沾塗附影難為扶掖雨久
腐浥侵淫氣脉故存之不為益且夫不殺不生不虧不
盈新者漸進故者必更以裕民用以章天刑故去之非
不情若使美惡並蓄犄角相伏縱益以年不能蕃育君

未嘗其毒爾矣於是瓜之剔之斧之劈之曾不逾旬日
有華滋余曰信如老圃言世之冒同類而貽其害者獨
草木哉彼荆棘稂莠者蒙其名者也不察於利害之實
而徒以名焉者於圃且不可如世何

諭俗 四條

凡人莫不自食其力皆以力之所及為享之厚薄未有
飽食無所事事者若終日怠荒忘其本業不獨身為棄
材殃咎亦至

居家宜厚於賓祭薄於自給却須量入為出勿相競為侈靡否則不至失所必致敗德然各普過甚則怨惡隨之亦所不可

宗族隣里以謙和退讓為尚不可校量是非久之情意浹洽爭訟自解蓋今人小不能忍一言之間遽欲求直報復相尋畢竟何益

訓子弟教詩書守道理為第一事不得假之聲勢誘以利欲益年少習慣成性既長變化甚難此係家道興衰

不可不慎

讒戒

讒興於人色變於面相者知之而已不知得食於晝夢
見於夜占者知之而已不知或在千里之外或在旬月
之後然則人已一物也晝夜一氣也君子由是知感無
遠近不敢入偽心命無小大不可庸智計

念菴文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念菴文集卷七

明 羅洪先 撰

論

異端論上

昔者夫子自叙所學之進四十而始不惑夫志學至能立
寧復有可惑者必待四十何哉解者曰非謂理之是非曉
然在人心者也學術之是非疑似其端極微而不可辯吾

皆原其見之所由來究其弊之所必至如孟子之知言無
俟乎比擬校量信非聖人之智弗能照矣儒者指釋氏莫
不曰異端異端及考其故則棄倫理遺事物二者其大也
夫聖人立中國生民之命設名教以絕禍亂之源莫大於
明物而察倫而釋氏顧遺棄之其相去不啻南北之奔馳
豈俟聖人而後見哉不必聖人而後見則是二者決非端
緒所在審矣今夫桃杏梅李不能相同不必見其莠也於
種辯矣如使桃種而李莠人孰不以為怪儒者乃曰三教

根源固未嘗異其少異者乃其假權顯真承傳之流弊
非實然也而善於融會又陰用其所長若以為兼收而
不害者蓋樂其簡易直截即其情所便安外雖依托名
教而內實決裂以從己問其所傳則曰吾聖人之學固
如是蓋高明之士之所喜趨而前所指異端云者不過
習其嘗談未有察其所以然也夫生死者生人之所必
有聖人不以為病而不為生死之所拘故能與世同其
好惡而為佛之說者首欲脫之惟其首欲脫之不見所

謂生與死也縱橫善變不可窮詰若超無始而睹鴻濛
為吾儒者習而不察既不能遠窺以破其蔽而高明善
悟驟聞其妙又徃徃易於受變而助之主有非區區議
論所遽能勝然則釋氏端緒所在其孰能知之易曰差
之毫釐謬以千里蓋必有見於千里之謬始於毫釐夫
是之謂異端然歷千有餘年以來止以棄倫理遺事物
為釋之謬而毫釐之間卒不可指信乎似是而非非聖
人莫能明而四十不惑夫子所以獨覺其進也

異端論中

夫子嘗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者為之也夫愚不肖者之不及謂其不明不行可也比其等於賢智之過不已甚乎已而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而不及賢智又何與卑近而惡高明也豈所謂百姓日用者即所謂道而索隱行怪固其所必弗為者乎夫子之道何道也行乎子臣弟友之間而常若未能固未嘗遠人為之也夫惟嘗若未能也是

故言不敢盡其有餘行不敢不勉其不足蓋其視已果無以甚異於愚與不肖其相異者特學與不學焉耳釋氏則不然彼其下陋塵世名為五濁而讚自性本覺圓融淨妙至為希有故其言曰上天下地惟吾獨尊夫獨尊其身而濁視塵世又何有於愚不肖哉愚不肖者無論矣彼視聖人宜亦有甚不屑者何以明之聖人之教人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因其材也彼則有一衆生未得成佛不取泥洹又何神乎聖

人之與人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欲其稱也彼則無有
究親恩仇平等又何大乎聖人之急人也由已溺之由
已饑之然可逝不可陷也彼則割截支體行于布施又
何慈乎夫是三者聖人豈謂弗能哉道不遠人人情大
遠即不敢矯強為之先而易知易從夫人皆可學而至
是乃所謂中庸也譬之於天九天之上天也九地之下
亦天也使其清虛善覆而不能持載亦何以成容保之
功聖人亦天而已矣故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高

卑兼該聖人之天也彼釋氏者達上而不根于下周遠而不詳于近好怪而不拘于常輕為難能而不切日用極其闡揚之妙不可以知能求不可以思議盡不可以修證得不可以權貴顯非大智慧大神力則秘而不傳何太高也惟其太高故卒不可以語聖人不敢之心惟無是心夫然後張皇恣肆得以入之而兢業祇畏之真一無所動揆之中庸非過歟卿雲甘露非不奇也而不可以資生資生之常固無踰于風雨也玉髓赤芝非不

異也而不可以療饑療饑之常固無踰于五穀也數月而無風雨則災數日而無五穀則餒數十年而甘露不零赤芝不耀人不為病是故隆古之治竒衷必斥聖人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即是推之儒釋之得失辨矣善乎先儒之言曰儒為大公佛為自私夫自私者非物累也謂其不能同人而處已誠太高也又曰佛氏無實夫無實者非謂言之偽誕也謂其過高不益於實用也夫卑近之失易指高明之病難攻自非聖人孰知賢智之

為過乎此中庸至德所以鮮能索隱行怪必有述於後世而莫與擇者謂其彌近亂真似是而非故也

異端論下

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是言也其有所本乎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身毒之國處中國之西得金氣之專者也其民剛梗暴烈健鬪喜殺淫酒貪盜而無紀度然重信好潔嗜音樂而少機智此可以計誘

不可以力挾也故釋氏多方設科調伏之於是為之慈
忍以消其忿為之澹素以堅其性為之戒律以攝其欲
為之果報迴輪之說以恐怖其愚為之苦空寂樂上乘
之門以安其上智為之髡緇遊戲以和其俗為之偈咒
讚唄以暢其情即意之所便安而陰以為利使之聽順
而不疑故列子謂之西方之聖人蓋謂其不以刑憲法
制而人自不亂甚異之也夫自西方言之斯可耳東西
之必不可易猶南北之不相謀也夫南北之極或祝髮

而裸或鞞巾而裘輒沫之食子儀渠之焚親其得之若
素習其從之若性成此未易以常情度也今居中國情
變百出讒說殄行寇攘奸宄自堯舜之世已不能恭嘿
無為而化乃欲誦習西方之教比於聖道以行於倫理
事物之間不亦謬乎豈惟地固限之即一家之內父祖
子孫所遇之時不同亦自有不可得而強者三皇之於
後世是也夫三皇者治中國之始道也譬之父母於乳
哺也訶禁提撕一無所用何則彼其知識固未開也老

莊之學實遠宗之揚氏出於老而墨氏近於佛故皆不
可以治天下以異端治天下譬三皇之治治後世不至
於蕩而無制固不止非三皇之道則然守三皇之治不
知變者為之也雖然學吾儒者亦有異端否乎其或近
於楊墨釋老抑亦楊墨釋老固有耻而不為者乎如是
又何儒者之是而楊墨釋老之獨非雖然孟氏不云乎
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儒者之學固治中國之繩墨
也又曰伯夷伊尹皆古之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

願則學孔子言繩墨誠審又其所已試也嗚呼彼於夷
尹猶有辨矣况又出於異端且非中國之人其不見斥
於孟氏者幾希斥於孟氏而人固眈之抑又何也嗚呼
此學術是非所以必俟聖人而後不惑也

宗論上

余讀宋濮王典禮乃知載籍能感人也當是時言禮之
臣皆賢智其發明宗法與為後之義可謂切至矣然攷
其事不合揆其義未盡豈因襲者其入久師承者其守

專附和者其言辯卒無以自解哉學者以其言本三禮
又訂於伊川之疏遂為百世不易至論不復詳考本末
同異余恐將來之誤不特一濮議也乃著論俟君子斷
焉

按宗法載在小記大傳其言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
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蓋言諸侯絕宗不可與族人齒也
是諸侯以上無宗法可知矣又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
繼禰者為小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

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蓋言宗法為公族卿大夫設也諸侯之始封也有人民社稷之寄有朝覲聘享祭祀省助之政勢不能自領其宗而公族無統國人不可得而治也諸侯絕宗大夫不可得而祖也故設宗法繫之別子者始封始徙之諸侯之嫡次子繼別者嫡次子之世嫡也世嫡相傳廟祀別子百世不遷謂之大宗大宗百世廟祀別子則聯屬別子之子孫亦百世而不改宗者大故曰此大宗也繼禰者世嫡之弟及其次

子或嫡或庶者也生則從世嫡以祭沒則其子禰之至於五世則遷謂之小宗小宗祀禰則聯屬者止於禰之子孫五世親盡祖遷於上宗易于下宗者小故曰此小宗也是皆自始封諸侯言之者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子其為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蓋言諸侯之適世居君位而世世又有嫡庶次子所謂公子也公子不比於始封之別

子為祖無二統也一君必立一宗使領羣公子及公孫而其宗亦有大小焉宗其嫡者為大宗宗其庶者為小宗大宗小宗皆五世而遷者也有嫡無庶則宗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庶無嫡則宗庶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嫡庶惟一是謂有無宗而亦莫之宗嫡庶惟一者無羣公子也已無宗亦莫為人宗多嫡與庶即所謂以其庶宗其嫡乃公子宗法之正也是皆自繼世諸侯言之者也宗法盡於此則知庶人以下無宗法又可知矣

蓋天子諸侯者統夫人者也非五宗之謂也庶人者統於人者也比閭族黨之謂也刑不上大夫而後豫制之以禮故曰宗法為公族卿大夫設也古制廢貴賤殊勢宗法不可復行矣世儒守陳言而不察時變乃比附曰天子大宗也諸侯小宗也入繼大統者不得顧私親此為後之義也於乎易父子之名失君臣之義禮樂不興刑罰失措其必由此也夫蓋其不詳考之過也禮喪服斬衰為人後者子夏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以尊服

服之蓋言受重大宗始有此名非大宗則無為人後者也又曰如何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言惟慎所擇不必其親者也又曰如何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則可則知不奪人之宗以承重也又曰為所後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言若子明承重情不可二也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申若子之義所謂推類至義之盡也齊衰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不二斬也特重大宗者降所尊也又曰尊者尊統於上卑者尊

統於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蓋言尊統於上君也宗子收族統於下有君之道焉比君之義故降服降其服不沒父母之名恩與義兩得者也又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蓋懼昧為後之義亂父子之服故申言以別之是知為後止於大宗無二後也小記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無後者有祔則知小宗雖無後可也凡一封君大宗一而小宗四大宗之主一而四宗之主不知凡幾必大宗而始成

此服則知非為後者其服不必皆斬而降者不必皆不杖而期也必為後而後降則知天子諸侯之與庶人不可以類推也明矣是何也天子諸侯無降服則知無為後者也天子諸侯之禮也有子則繼無子則及故公子各有大小宗而不比於別子之祖其死也公子祔於公子而不各為廟蓋以序或相及必至奪宗故也故當其及也即公子之長子亦當承之何必拘於支子乎其不及也則雖庶不得以干嫡何至擇於同宗乎不著其服

者臣於君服必斬不問其序而皆以先君之道終焉則魯之閔僖是也夫閔僖以弟傳兄諸侯也而其禮已若父子况為伯叔姪者哉又况為天子者哉蓋其統不止於公族故其義亦不止於為後義有所重則禮有所加不敢以卑者之辭名之所謂尊者尊統於上是也庶人無為後則又其微也先王之為政也鰥寡孤獨有養而死徙者無出鄉禮不下庶人其喪也人得而主之所謂擇之五服之內擇之前後家東西家或其里尹主之是

也故曰喪有無後無無主有主則不必後此聖人之責實也故天子諸侯之後也皆不可比於大宗強以大宗推之持重比於為君而父母降服比於族人之不敢以戚也止矣族人不敵戚君君未始即沒其名而今之為後者遽改父母之名其義也何居且擇後於同宗亦不必皆伯叔姪也禮曰族人以支子後大宗是亦將以族人之名稱父母乎稱以族人而服以齊衰恐聖人之裁禮不如是之外且背也此亦不詳考之過也

宗論中

大宗有為後而小宗無後何也按禮大宗子之喪也五服之內親者月算如邦人月算者服之月數也邦人五服之外者也宗子及母與妻之喪丈夫婦人皆齊衰三月其親者月數從五服制服從邦人是自三月至于期合親疎而皆以齊衰服之雖大夫之期不敢降焉何其尊也庶人為國君畿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而已邦人服宗子無少殺焉何哉以宗子有君道故比其義也

何謂義尊統是也天子國君統世人世人非此統不治
故謂之世統世統者尊無上前所謂尊者尊統於上是
也宗子統宗人宗人非此統不治故謂之宗統宗統者
尊亦無上前所謂卑者尊統於下是也小宗子之喪也
父為之三年曰繼吾祖也丈夫婦人之為小宗各如其
親之服非獨避大宗也其統小義故微也故大宗立後
所以收族也收族所以尊祖也尊祖者不敢以先祖之
遺逮於刑戮故抗宗法治之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為所

後尊服齊衰加而斬三月進于三年尊之至也族人有
支子不敢得而私焉曰是吾先祖之所托非吾所獨尊
也有宗而後族可收宗廟可嚴是吾考吾祖吾曾吾高
皆從此而有托吾何愛焉故為人後者不言所後父雷
氏之言曰其所後或祖或曾或高未可豫定故闕之也
嗚呼似矣而未盡也為後者獨為彼乎哉蓋其祖也為
其祖故所後不得以為子而已亦不得斬於父是乃至
公之心聖人所自裁者也小宗無為後也勢也祖遷於

上宗易於下五世易無復續矣其族統於大宗而其親分於四宗喪主於其親祭祔於其祖又何後之有其為大夫士者則為之置後置後者暫假以行大夫士之禮蓋主其喪者也其無爵也男主同姓女主異姓則皆其親也其廟也繼高者絕繼曾者得主之矣繼曾者絕繼祖者得主之矣繼祖者絕繼禰者得主之矣繼禰者祔祖繼祖者祔曾繼曾者祔高則皆其祖也舍是而必於為後則是專其貨財處其宮室而以為己私有識者必所

深恥而不為而庶子昆弟之旁親無賴者皆可覬覦而
幸其禍及是開自私之端聖人所必禁也而可以為訓
哉故曰小宗無後者當絕非聖人之忍也勢也天子諸
侯不言後則又其重者也天子者奉天命以臨天下諸
侯者稟天子命而致之國人故繼天而為子者謂之天
子諸侯尊王而為之臣則皆王臣非祖所獨尊者也故
曰公子之公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
公子夫公孫非自絕於公子也以其有所稟命非公子

所獨專也故封君之子臣昆弟封君之孫臣諸父昆弟
言稟命之重無弗斬焉者矣周之郊也以稷配而明堂
以文王不專於祖父何也以其奉天故先尊而後親也
故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保有天命而後先
祖之祀可以無墜此天子之所守也故崩薨者有世及
而無為後踐祚者無尊卑而稱先君大宗之後必擇支
子固不奪人之宗又以肖賢也先君之繼必順統序固
不逆天之倫亦以防亂也此其說不可得而同者也宗

子殤而死庶子弗為後蓋代其宗不成其廟也非殤則擇之族人故宗子之後無兄弟及兄弟是殤之矣而天子諸侯有世有及是豈以殤事先君乎此其說不可得而通者也事以先君則先君后夫人無弗斬焉者矣事先君之祖父父母昆弟無弗若子焉者矣事之若子而不稱子不敢以私昵辱先君先君之義重於父也已之父母享其尊養而不易其封受之先君非已所獨專也故曰幼不誅長賤不誅貴又曰父為士子為大夫葬

以士祭以大夫何不以大夫葬也重先君之命不忍死其親也其或重私恩致殷禮則亦不可瀆於廟不可齒於先君之親此會通之宜禮雖不言可以義起矣自夫昧於宗統者既陷君於奪親昧於世統者復陷君以干正使聖人制禮曲折之詳皆為固僻難繼之說則世儒之陋載籍之繁啟之也傳曰臯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嗚呼彼固附於上下矣而卒以陷君則又何說哉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宗論下

宗法不可行於今者有三封建不復舉學校不復修井田不復制其不可行者勢也古者風氣醇穆靈哲彙生故聖人之立極也必分土置牧以共天位而建封之典行焉是故諸侯世其國別子世大夫於是立三廟設壇墠得于禘祭有圭田食有采邑有家老以治其事有僕圉臺輿以供其役夫物備而後禮嚴禮嚴而後義立義立而後勢行勢行而後法可盡故名之宗子而族人莫

不聽焉期功以下莫敢戚焉此名實之應者也今之大夫起於白屋非有尺寸之籍也載符而出受代而旋非有定位可以長子孫也致其事即食其力非有體貌之隆於族類也故紂袴之後同於隸厮至不自給則轉徙而流亡其或懷賄敗官又皆怙惡汙俗其身之不自淑而又皇恤其他此其不可行者一也畢命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蓋自成周之時有然其不至陵蕩者維持之素耳是故師氏正其行保氏授其

文成均養其和司諫考其過司馬正其射不幸而族人
惟刑王曰宥者三有司曰辟者三而卒致于甸人此豫
道諭而防禁之故其教易尊而後爵可命也及其風俗
既成耳目不雜則蒸漬優游餘韻不殄雖以春秋之衰
僭亂已極而名卿大夫國不乏人如魯之孟獻晉之子
犯齊之平仲鄭之子產秦之蹇叔吳之季札楚之叔敖
何易哉是皆禮教之效也漢承秦制郡縣破滅世家二
千石皆以鋤治彊宗豪右為政又懼其勢未易解也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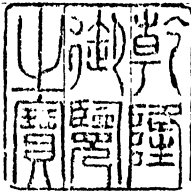
其宗于近郊以離貳之於是景屈諸田之族皆為關內編氓不得復續其世業其後經術盛而禮教衰功利熾而爭奪起淮南七國連從以畔而功臣得侯封者不數傳皆以罪惡國除此皆奉朝請天子所親治猶且爾況令其分土得專制哉此其不可行者二也夫人之為惡非必其性成也要亦有以驅之矣古之選士不於商賈為所計者卑而所存者薄志分則業不精力勛則慮不遠故為善者貴有賴也三代之制必有夫田分業定衣

食足然後責其不肖雖有非僻之心不敢肆矣夫饗殮
不給父子不能保其親况衆人乎是故行劫起于攘伐
攘伐起于聚積聚積起于慮不足無不足則亂國之民
可使由禮今士師非不尊也象魏憲典非不異也榜掠
笞黥刀鑽燔剔之器非不慘且毒也卒不能使游食者
外無異謀乃欲假服制聯親屬抗宗法以復古道豈不
謬哉此其不可行者三也於勢稍順而分得為者惟藩
封與勲戚近之然所存者勢而已非其要也將欲維持

族類以附于小宗其為說亦有三尊尊老老賢賢惟所
遇焉斯可也視其族行輩長者得主之斯尊尊矣無已
行卑而年高者得主之斯老老矣無已而德誼足稱年
行雖卑亦得主之斯賢賢矣此宗法之變也宗法變為
後之義亦變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世儒兩考
之嫌必是之取矣雖然得其常則父母一不得其常則
父三而母八獨兩考哉彼其實固未變也詩曰拊我畜
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蓋言恩也是故一者

指所生而言實之謂也變者指其恩而言情之謂也情有變實不可變斯固物之一本民之宜也禮斬衰曰慈母何也子夏曰妾之無子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生養之死喪之皆得如母貴父命也是故慈母之名本於父命非其生之謂也情也無子而後人之子其父母命之所後者幼而畜之若子然將不得比附矣乎附其列矣其於所後雖父母名之可也此載之律令聖人所不違也既死而人為之後比

於置後執其喪奉其祭事其親屬而不得以父母名之則猶行古之道可也今之民散久矣各私所有而莫與相謀惟有後則攘伐之奸不作斯固所謂民之宜也與民宜之聖人亦安得而違之嗚呼此固古今之辯也



念菴文集卷七